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新列国志

(明)冯梦龙

编著

下



辽宁古籍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

话说晋及诸侯之兵，围了逼阳城二十四日，攻打不下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荀偃、士匄二将虑军心有变，同至中军，来禀智罃曰：“本意谓城小易克。今围久不下，天降大雨，又时当夏令，水潦将发，泡水在西，薛水在东，潞水在东北，三水皆与泗水相通，万一连雨不止，三水横溢，恐班师不便。不如暂归，以俟再举。”智罃大怒，取所凭之几，向二将掷之，骂曰：“老夫可曾说来‘城小而固，未易下也’？竖子自任可灭，在晋侯面前出力承当，牵帅老夫至于此地！攻围许久，不见尺寸之效，偶然天雨，便欲班师。来繇得你，去繇不得你！今限汝七日之内，定要攻下逼阳。若还无功，照军令状斩首！速去，勿再来见！”二将吓得面如土色，诺诺连声而退，谓本部军将曰：“元帅立下严限，七日如果不能破城，必取吾等之首。今我亦与尔等立限，六日不能破城，先斩汝等，然后自刭，以申军法。”众将皆面面相觑。偃、匄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！吾二人当亲冒矢石，昼夜攻之，有进无退。”约会鲁、曹、邾三国，一齐并力。时水势稍退，偃、匄乘辎车，身先士卒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全然不避。自庚寅日攻起，至甲午日，城中矢石俱尽。荀偃附堞先登，士匄继之，各国军将亦乘势蚁附而上。嬖斑巷战而死。智罃入城，逼阳君率群臣迎降于马首。智罃尽收其族，留于中军。计攻城至城破之日，才五日耳！若非智罃发怒，此举无功矣。髡翁有诗云：

仗钺登坛无地天，偏裨何事敢侵权？

一人投机三军惧，不怕隆城铁石坚。

时悼公恐逼阳难下，复挑选精兵二千人，前来助战。行至楚丘，卫地。闻智蒍已成大功，遂遣使至宋，以逼阳之地封宋向戌。向戌同宋平公亲至楚丘，来见晋侯。向戌辞不受封，悼公乃归地于宋公。宋卫二君各设享款待晋侯。智蒍述鲁三将之勇，悼公各赐车服，乃归。悼公以逼阳子助楚，废为庶人，选其族人之贤者，以主妘姓之祀，居于霍城。其秋荀会卒，悼公以魏绛能执法，使为新军副将，代荀会。以张老为司马。代魏绛。

是冬，第二军伐郑，屯于牛首，郑地名。复添虎牢之戍。适郑人尉止作乱，杀公子騂、公子发、公孙辄于西宫之朝。驷之子公孙夏，字子西。发之子公孙侨，字子产，各帅家甲攻贼，贼败走北宫。公孙蚤亦率众来助，遂尽诛尉止之党。立公子嘉为上卿。栾黶请曰：“郑方有乱，必不能战，急攻之可拔也。”智蒍曰：“乘乱不义。”命缓其攻。公子嘉使人行成，智蒍许之。比及楚公子贞来救郑，则晋师已尽退矣。郑复与楚盟。《传》称晋悼公三驾服楚，此乃三驾之一。周灵王九年事也。

明年夏，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复以第三军伐郑。宋向戌之兵先至东门，卫上卿孙林父帅师同郑人屯于北鄙，晋下军元帅赵武等营于西郊之外，荀偃帅大军自北林地在开封府尉氏县。而西，扬兵于郑之南门，约会各路军马，同日围郑。郑君臣大惧，又遣使行成。荀蒍又许之，乃退师于宋地。郑简公亲至亳城之北，大犒诸军，与荀蒍等歃血为盟，晋宋各军方散，此乃三驾之二。楚共王大怒，使公子贞往秦借兵，约共伐郑。时秦景公桓公子之妹，嫁为楚王夫人，两国有姻好，乃使大将嬴詹帅车三百乘助战。共王亲帅大军望蒙阳进发，曰：“此番不灭郑，誓不班师！”

却说郑简公自亳城北盟晋而归，逆知楚军旦暮必至，大集群臣计议。诸大夫皆曰：“方今晋势强盛，楚不如也。但晋兵来甚缓，去甚速，两国未尝见个雌雄，所以交争不息。若晋肯致

死于我，楚力不逮，必将避之，从此可专事于晋矣。”公孙舍之献策曰：“欲晋致死于我，莫如怒之。欲激晋之怒，莫如伐宋。宋与晋最睦，我朝伐宋，晋夕伐我。晋能骤来，楚必不能，我乃得有词于楚也。”诸大夫皆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正计议间，谍人探得楚国借兵于秦的消息来报。公孙舍之喜曰：“此天使我事晋也！”众人不解其意。舍之曰：“秦楚交伐，郑必重困。乘其未入境，当往迎之，因导之使同伐宋国。一则免楚之患，二者激晋之来，岂非一举两得？”郑简公从其谋，即命公孙舍之乘单车星夜南驰。渡了颍水，行不一舍，正遇楚军。公孙舍之下车，拜伏于马首之前。楚共王厉色问曰：“郑反覆先信，寡人正来问罪。汝来却是何意？”舍之奏曰：“寡君怀大王之德，畏大王之威，所愿终身宇下，岂敢离逃？无奈晋人暴虐，与宋合兵，侵扰无已。寡君惧社稷颠覆，不能事君，姑与之和，以退其师。晋师既退，仍是大王贡献之邑也。恐大王未鉴敝邑之诚，特遣下臣奉迎，布其心腹。大王若能问罪于宋，寡君愿执鞭为前部，稍效犬马，以明誓不相背之意。”共王回嗔作喜曰：“汝君若从寡人伐宋，寡人又何说乎？”舍之又奏曰：“下臣束装之日，寡君已悉索敝赋，俟大王于东鄙，不敢后也。”共王曰：“然虽如此，但秦庶长约在荥阳城下相会，须与同事，方可。”舍之复奏曰：“雍州辽远，必越晋过周，方能至郑。大王遣一介之使，犹可及止。以大王之威，楚兵之劲，何必借助于西戎哉？”共王悦其言，果使人辞谢秦师，遂同公孙舍之东行，及有莘之野，郑简公帅师来会，遂同伐宋国，大掠而还。

宋平公遣向戌如晋，诉告楚郑连兵之事，悼公果然大怒，即日便欲兴师。此番又轮该第一军出征了。智蒍进曰：“楚之借师于秦者，正以连年奔走道路，不胜其劳也。我一岁而再伐，楚其能复来乎？此番得郑必矣。当示以强盛之形，坚其归志。”悼

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大合宋、鲁、卫、齐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各国，一齐至郑，观兵于郑之东门。一路俘获甚众。此师乃三驾之三也。

郑简公谓公孙舍之曰：“子欲激晋之怒，使之速来，今果至矣。为之奈何？”舍之对曰：“臣请一面求成于晋，一面使人求救于楚。楚兵若能亟来，必当交战，吾择其胜者而从之。若楚不能至，吾受晋盟，因以重赂结晋，晋必庇我，又何楚之足患乎？”简公以为然。乃使大夫伯骈行成于晋，使公孙良霄、公子去疾之子。太宰石奭音焯，如楚告曰：“晋师又至郑矣，从者十一国，兵势甚盛，郑亡已在旦夕。君王若能以兵威慑晋，孤之愿也。不然，孤惧社稷不保，不得不即安于晋。惟君王怜之，恕之！”楚共王大怒，召公子贞问计。公子贞曰：“我兵乍归，喘息未定，岂能复发？姑让郑于晋，后取之何患无日。”共王余怒未平，乃囚良霄、石奭于军府，不放归国。髯仙有诗云：

楚晋争锋结世仇，晋兵逃至楚兵休。

行人何罪遭拘执？始信分军是善谋。

时晋军营于萧鱼，郑东鄙地。伯骈来至晋军。悼公召入，厉声问曰：“汝以行成哄我，已非一次矣。今番莫非又是缓兵之计？”伯骈叩首曰：“寡君已别遣行人先告绝于楚，敢有二心乎？”悼公曰：“寡人以诚信待汝，汝若再怀反覆，将犯诸侯之公恶，岂独寡人！汝且回去，与汝君商议详确，再来回话。”伯骈又奏曰：“寡君薰沐而遣下臣，实欲委国于君侯，君侯勿疑。”悼公曰：“汝意既决，交盟可也。”乃命新军元帅赵武同伯骈入城，与郑简公歃血订盟。简公亦遣公孙舍之随赵武出城，与悼公要约。是冬十二月，郑简公亲入晋军，与诸侯同会，因请受歃。悼公曰：“交盟已在前矣，君若有信，鬼神鉴之，何必再歃？”乃传令：“将一路俘获郑人悉解其缚，放归本国。禁诸军不得犯郑国分毫，

如有违者，治以军法。虎牢戍兵尽行撤去，使郑人自为守望。”诸侯皆谏曰：“郑未可恃也。倘更有反覆，重复设戍，难矣！”悼公曰：“久劳苦诸国将士，恨无了期。今当与郑更始，委以腹心，寡人不负郑，郑其负寡人乎？”乃谓郑简公曰：“寡人知尔苦兵，欲相与休息。今后从晋从楚，出于尔心，寡人不强。”简公感激流涕曰：“伯君以至诚待人，虽禽兽可格，况某犹人类，敢忘覆庇？再有异志，鬼神必殛！”简公辞去。明日，使公孙舍之献赂为谢：乐师三人，女乐十六人，歌钟三十二枚，搏音博，磬相副，针指女工三十人，辘车、广车广，音矿，横阵之车也。共十五乘，他兵车复百乘，甲兵俱备。悼公受之。以女乐八人、歌钟十二赐魏绛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，以正诸华。诸侯亲附，如乐之和，愿与子同此乐也。”又以兵车三分之一赐智菴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分军敝楚，今郑人获戍，皆子之功。一绛、菴二将皆顿首辞曰：“此皆仗君之灵与诸侯之劳，臣等何力之有？”悼公曰：“微二卿，寡人不能至此。卿勿固却。”乃皆拜受。于是十二国车马同日班师。悼公复遣使行聘各国，谢其向来用师之劳，诸侯皆悦。自此郑国专心归晋，不敢萌二三之念矣。史臣有诗云：

郑人反覆似猱狙，晋伯偏将诈力锄。

二十四年归字下，方知忠信胜兵戈。

时秦景公伐晋以救郑，败晋师于栳，郑地。闻郑已降晋，乃还。

明年，为周灵王十一年，吴子寿梦病笃，召其四子诸樊、余祭、音愆，夷昧、季札至床前，谓曰：“汝兄弟四人，惟札最贤，若立之，必能昌大吴国。我一向欲立为世子，奈札固辞不肯。我死之后，诸樊传余祭，余祭传夷昧，夷昧传季札。传弟不传孙。务使季札为君，社稷有幸。违吾命者，即为不孝，上天不祐！”言訖而绝。诸樊让国于季札，曰：“此父志也。”季札曰：“弟辞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，肯受君位于父死之后乎？兄若再逊，弟

当逃之他国矣！”诸樊不得已，乃宣明次传之约，以父命即位。晋悼公遣使吊贺。不在话下。

又明年为周灵王十二年，晋将智蒍、士魴、魏相相继而卒。悼公复治兵于绵山，欲使士匄将中军，匄辞曰：“伯游荀偃字，长。”乃使中行荀偃代智蒍之任，士匄为副。又欲使韩起将上军，起曰：“臣不如赵武之贤。”乃使赵武代荀偃之任，韩起为副。栾黶将下军如故，魏绛为副。其新军尚无帅。悼公曰：“宁可虚位以待人，不可以人而滥位。”乃使其军吏率官属卒乘，以附于下军。诸大夫皆曰：“君之慎于名器如此！”乃各修其职，弗敢懈怠。晋国大治，复兴文襄之业。未几，废下军，并入三军，以守侯国之礼。

是年秋九月，楚共王申薨。世子昭立，是为康王。吴王诸樊命大将公子党帅师伐楚。乘楚丧也。楚将养繇基迎敌，射杀公子党，吴师败逃。诸樊遣使告败于晋，悼公合诸侯于向郑地，今开封府尉氏县。以谋之。晋大夫羊舌肸羊舌肸次子。进曰：“吴伐楚之丧，自取其败，不足恤也。秦晋邻国，世有姻好。今附楚救郑，败我师于栢，此宜先报。若伐秦有功，则楚势益孤矣。”悼公以为然，使荀偃率三军之众，同鲁、宋、齐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国大夫伐秦。晋悼公待于境上。秦景公闻晋师将至，使人以毒药数囊，沉于泾水秦地。之上流。鲁大夫叔孙豹同莒师先济，军士饮水中毒，多有死者，各军遂不肯济。郑大夫公子蚘谓卫大夫北宫括曰：“既已从人，敢观望乎？”公子蚘帅郑师渡泾，北宫括继之。于是诸侯之师皆进，营于械林。秦地。谍报：“秦军相去不远。”荀偃令各军：“鸡鸣驾车，视我马首所向而行！”下军元帅蛮黶素不服中行偃，及闻令，怒曰：“军旅之事，当集众谋。即使偃能独断，亦宜明示进退，乌有使三军之众，视其马首者？我亦下军之帅也，我马首欲东。”遂帅

本部东归。副将魏绛曰：“吾职在从帅，不敢俟中行伯矣。”偃字伯游，亦随栾黶班师。早有人报知中行偃。偃曰：“出令不明，吾实有过。令既不行，何望成功？”乃命诸侯之师各归本国，晋师亦还。时栾针为下军戎右，独不肯归，谓范匄之子范鞅曰：“今日之役，本为报秦，若无功而返，是益耻也。吾兄弟针，黶之弟。二人并在军中，岂可一时皆返？子能与我同赴秦师乎？”范鞅曰：“子以国耻为念，鞅敢不从！”乃各引本部驰入秦军。

却说秦景公引大将嬴詹及公子无地，帅车四百乘，离械林五十里安营。正遣人探听晋兵进止，忽见东角尘头起处，一彪车马飞来，急使公子无地率军迎敌。栾针奋勇上前，范鞅助之，连刺杀甲将十余人，秦军披靡欲走，望其后军无继，复鸣鼓合兵围之。范鞅曰：“秦兵势大，不可当也！”栾针不听。嬴詹大军又到，栾针复手杀数人，身中七箭，力尽而死。范鞅脱甲，乘单车疾驰得免。栾黶见范鞅独归，问曰：“吾弟何在？”鞅曰：“已没于秦军矣！”黶大怒，拔戈直刺范鞅。鞅不敢相抗，走入中军。黶随后赶到，鞅避去。其父范匄迎谓曰：“贤婿何怒之甚也？”黶妻栾祁，乃范匄之女，故以婿呼之。黶怒气勃勃，不能制，大声答曰：“汝子诱吾弟同入秦师，吾弟战死，而汝子生还，是汝子杀吾弟也。汝必逐鞅，犹可恕。不然，我必杀鞅，以偿吾弟之命！”范匄曰：“此事老夫不知也。今当逐之。”范鞅闻其语，遂从幕后出奔秦国。秦景公问其来意，范鞅叙述始末。景公大喜，待以客卿之礼。一日，问曰：“晋君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贤君也，知人而善任。”又问：“晋大夫谁最贤？”对曰：“赵武有文德，魏绛勇而不乱，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，张老笃信有智，祁午临事镇定，臣父匄能识大体，皆一时之选。其他公卿亦皆习于令典，克守其官，鞅未敢轻议也。”景公又曰：“然则晋大夫中，何人先亡？”鞅对曰：“栾氏将先亡。”景公曰：“岂非以

汰侈故乎？”范鞅曰：“栾黶虽汰侈，犹可及身，其子盈必不免。”景公曰：“何故？”鞅对曰：“栾武子栾书，谥武。恤民爱士，人心所归，故虽有弑君之恶，而国中不以为非，戴其德也。思召公者，爱及甘棠，况其子乎？黶若死，盈之善未能及人，而武之德已远，修黶之怨者，必此时矣。”景公叹曰：“卿可谓知存亡之故者也！”乃因范鞅而通于范匄，使庶长^{官名}武聘晋，以修旧好，并请复范鞅之位。悼公从之。范鞅归晋，悼公以鞅及栾盈并为公族大夫，且谕栾黶勿得修怨。自此秦晋通和，终春秋之世，不相加兵。有诗为证：

西邻东道世婚姻，一旦寻仇斗日新。

玉帛既通兵革偃，从来好事是和亲。

是年，栾黶卒，子栾盈代^为下军副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卫献公名衎，自周简王十年代父定公即位。因居丧不戚，其嫡母定姜逆知其不能守位，屡屡规谏，献公不听。及在位，日益放纵，所亲者无非谗谄面谀之人，所喜者不过鼓乐田猎之事。自定公之世，有同母弟公子黑背，怙宠专政。黑背之子公孙剽，嗣父爵为大夫，颇有权略。上卿孙林父、良夫子、亚卿宁殖宁俞孙，宁相子。见献公无道，皆与剽结交。林父又暗结晋国为外援，将国中器币宝货，尽迁于戚，林父食邑，地在河上。使妻子居之。献公疑其有叛心，一来形迹未着，二来畏其强家，所以含忍不发。

忽一日，献公约孙、宁二卿共午餐，二卿皆朝服待命于门。自朝至午，不见使命来召，宫中亦无一人出来。二卿心疑，看看日斜，二卿饥困已甚，乃叩宫门请见。守阍内侍答曰：“主公在后圃演射，二位大夫若要相见，可自往也。”孙、宁二人心中大怒，乃忍饿径造后圃，望见献公方戴皮冠，田猎之冠。与射师公孙丁较射。献公见孙、宁二人近前，不脱皮冠，挂弓于臂而见

之，问：“二卿今日来此何事？”孙、宁二人齐声答曰：“蒙主公约共午食，臣等伺候至今，腹且馁矣。恐违君命，是以来此。”献公曰：“寡人贪射，偶尔忘之。二卿且退，俟改日再约，可也。”言罢，适有鸿雁飞鸣而过，献公谓公孙丁曰：“与尔赌射此鸿。”孙、宁二人含羞而退。林父曰：“主君耽于游戏，狎近群小，全无敬礼大臣之意。我等将来必不免于祸，如何？”宁殖曰：“君无道，止自祸耳，安能祸人？”林父曰：“我意欲奉公子黶为君，子以为何如？”宁殖曰：“此举甚当，你我相机而动便了。”言罢各别。

林父回家，饭毕，连夜径往戚邑，密唤家臣庾公差、尹公佗等，整顿家甲，为谋叛之计。遣其长子孙蒯往见献公，探其口气。孙蒯至卫，见献公于内朝，宫中也。假说：“臣父林父偶染风疾，权且在河上调理，望主公宽宥。”献公笑曰：“尔父之疾想因过饿所致，寡人今不敢复饿子。”命内侍取酒相待，唤乐工歌诗侑酒。太师乐工之长，请问：“歌何诗？”献公曰：“《巧言》之卒章，颇切时事，何不歌之？”太师奏曰：“此诗语意不佳，恐非欢宴所宜。”师曹乐工名曹，喝曰：“主公要歌便歌，何必多言！”原来师曹善于鼓琴，献公使教其嬖妾。嬖妾不率教，师曹鞭之十下。妾泣诉于献公，献公当嬖妾之前，鞭师曹三百，师曹怀恨在心。今日明知此诗不佳，故意欲歌之，以激孙蒯之怒。遂长声而歌曰：

彼何人斯，居河之麋？漚同。

无拳无勇，职为乱阶。

献公的主意，因孙林父居于河上，有叛乱之形，故借歌以惧之。孙蒯闻歌，坐不安席，须臾辞去。献公曰：“适师曹所歌，子与尔父述之。尔父虽在河上，动息寡人必知，好生谨慎，将息病体。”孙蒯叩头，连声“不敢”而退。回戚，述于林父。林父曰：

“主公忌我甚矣！我不可坐而待死。大夫蓬伯玉，卫之贤者。若得彼同事，无不济矣。”乃私至卫，往见蓬瑗伯玉名瑗。曰：“主公暴虐，子所知也。恐有亡国之事，将若之何？”瑗对曰：“人臣事君，可谏则谏，不可谏则去之。他非瑗所知矣！”林父度瑗不可动，遂别去。瑗即日逃奔鲁国。

林父聚徒众于丘宫，地近戚。将攻献公。献公惧，遣使至丘宫，与林父讲和，林父杀之。献公使视宁殖，已戒车将应林父矣。乃召北宫括，括推病不出。公孙丁曰：“事急矣！速出奔，尚可求复。”献公乃集宫甲约二百余人为一队，公孙丁挟弓矢相从。启东门而去，欲奔齐国。孙蒯、孙嘉林父次子。兄弟二人，引兵追及于河泽。大杀一阵，二百余名官甲尽皆逃散，存者仅十数人而已。赖得公孙丁善射，矢无虚发，近者辄中箭而死，保着献公，且战且走。二孙不敢穷追而返。才回不上三里，只见庾公差、尹公佗二将，引兵而至，言：“奉相国之命，务取卫侯回报。”孙蒯、孙嘉曰：“有一善箭者相随，将军可谨防之！”庾公差曰：“得非吾师公孙丁乎？”原来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，公差又学射于公孙丁。三人是一线传授，彼此皆知其能。尹公佗曰：“卫侯前去不远，姑且追之。”约驰十五里，赶着了献公。因御人被伤，公孙丁在车执轡，回首一望，远远的便认得是庾公差了，谓献公曰：“来者是臣之弟子。弟子无害师之事，主公勿忧。”乃停车待之。庾公差既到，谓尹公佗曰：“此真吾师也。”乃下车拜见。公孙丁举手答之，麾之使去。庾公差登车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各为其主。我若射，则为背师；若不射，则又为背主。我如今有两尽之道。”乃抽矢扣轮，去其镞，扬声曰：“吾师勿惊！”连发四矢，前中轼，后中軫，左右中两旁，单单空着君臣二人。分明显个本事，卖个人情的意思。庾公差射毕，叫声：“师傅保重！”喝教回车。公孙丁亦引轡而去。尹公佗先遇献公，

本欲逞艺，因庾公差是他业师，不敢自专。回至中途，渐渐懊悔起来，谓庾公差曰：“子有师弟之分，所以用情。弟子已隔一层，师恩为轻，主命为重。若无功而返，何以复吾恩主？”庾公差曰：“吾师神箭不下养繇基，尔非其敌，枉送性命！”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当下复身来追卫侯。

不知结末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

话说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复身来追卫侯，驰二十余里，方才赶着。公孙丁问其来意，尹公佗曰：“吾师庾公与汝有师弟之恩。我乃庾公弟子，未尝受业于子，如路人耳。岂可徇私情于路人，而废公义于君父乎？”公孙丁曰：“汝曾学艺于庾公，可想庾公之艺从何而来？为人岂可忘本！快快回转，免伤和气。”尹公佗不听，将弓拽满，望公孙丁便射。公孙丁不慌不忙，将簪授与献公，候箭到时，用手一绰，轻轻接住。就将来箭搭上弓弦，回射尹公佗。尹公佗急躲避时，扑的一声，箭已贯其左臂。尹公佗负痛，弃弓而走。公孙丁再复一箭，结果了尹公性命。吓得随行军士弃车逃窜。献公曰：“若非吾子神箭，寡人一命休矣。”公孙丁仍复执簪。奔驰又十余里，只见后面车声震动，飞也似赶来。献公曰：“再有追兵，何以自脱？”正在慌急之际，后车看看相近，视之，乃同母之弟公子鲋音专。冒死赶来从驾。献公方才放心，遂做一路奔至齐国。齐灵公馆之于莱城。今山东莱州府。宋儒有诗谓献公不敬大臣，自取奔亡。诗曰：

尊如天地赫如神，何事人臣敢逐君？

自是君纲先缺陷，上梁不正下梁蹲。

孙林父既逐献公，遂与宁殖合谋，迎公孙剽为君，是为殇公。使人告难于晋。晋悼公问于中行偃曰：“卫人出一君，复立一君，非正也。当何以处之？”偃对曰：“卫衍无道，诸侯莫不闻。今臣民自愿立剽，我勿与知，可也。”悼公从之。齐灵公闻晋侯不讨孙、宁逐君之罪，乃叹曰：“晋侯之志情矣！我不乘此时图伯，更待何时？”乃帅师伐鲁北鄙，围郕，大掠而还。时周灵王之十四年也。

原来齐灵公初娶鲁女颜姬为夫人，无子，其媵音融。姬生子曰光，灵公先立为太子。又有嬖妾戎子，亦无子。其娣仲子生子曰牙，戎子抱牙以为己子。他姬生公子杵臼，无宠。戎子恃爱，要得立牙为太子，灵公许之。仲子谏曰：“光之立也久矣。又数会诸侯，今无故而废之，国人不服，后必有悔！”灵公曰：“废立在我，谁敢不服！”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即墨。莱州即墨县，齐之极东。光去后，即传旨废之，更立牙为太子。使上卿高厚高固子。为太傅，寺人夙沙卫强而有智，以为少傅。鲁襄公闻齐太子光之废，遣使来请其罪。灵公不能答，反虑鲁国将来助光争国，所以与鲁为仇，首先加兵，欲以兵威胁鲁，然后杀光。此乃灵公无道之极也！鲁使人告急于晋，因悼公抱病，不能救鲁。

是冬，晋悼公薨，群臣奉世子彪即位，是为平公。鲁又使叔孙豹吊贺，且告齐患。荀偃曰：“俟来春当会诸侯，若齐不赴会，讨之未晚。”周灵王十五年，晋平公元年，大合诸侯于溴梁。地近温县。齐灵公不至，使大夫高厚代。荀偃大怒，欲执高厚，高厚逃归。复与师伐鲁北鄙，围防，鲁臧氏食邑。杀守臣臧坚。臧纥之族。叔孙豹再至晋国求救。平公乃命大将中行偃合诸侯之兵，大举伐齐。中行偃点军方回，是夜得一梦，梦见黄衣使者执一卷文书，来拘偃对证。偃随之行，至一大殿宇，上有王者冕旒端坐。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。覲同跪者，乃是晋厉公、栾书、程

滑、胥童、长鱼矫、三郤一班人众。偃心中暗暗惊异。闻胥童等与三郤争辩良久，不甚分明。须臾，狱卒引去，止留厉公、栾书、中行偃、程滑四人。厉公诉被杀始末，栾书辩曰：“下手者程滑也。”程滑曰：“主谋皆出书、偃，滑不过奉命而已，安得独归罪于我？”殿上王者降旨曰：“此时栾书执政，宜坐首恶，五年之内，子孙灭绝。”厉公忿然曰：“此事亦繇逆偃助力，安得无罪？”即起身抽戈击偃之首。梦中觉首坠于前，偃以手捧其首，跪而戴之，走出殿门，遇梗阳今太原府清源县。巫者灵皋，皋谓曰：“子首何歪也？”代为正之。觉痛极而醒，深以为异。

次日入朝，果遇见灵皋于途，乃命之登车，将夜来所梦，细述一遍。灵皋曰：“冤家已至，不死何为？”偃问曰：“今欲有事东方，谓伐齐。犹可及乎？”皋对曰：“东方恶气太重，伐之必克，主虽死，犹可及也。”偃曰：“能克齐，虽死可矣！”乃帅师济河、会诸侯于鲁济之地。晋、宋、鲁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共十二路军马，一同往齐国进发。齐灵公使上卿高厚辅太子牙守国，自率崔杼、崔天、子。庆封、析归父、殖绰、郭最、寺人夙沙卫等，引着大军屯于平阴之城。城南有防，防有门。使析归父于防门之外，深掘壕堑，横广一里，选精兵把守，以遏敌师。寺人夙沙卫进曰：“十二国人心不一，乘其初至，当出奇击之。败其一军，则余军俱丧气矣。如不欲战，莫如择险要而守之。区区防门之堑，未可恃也。”齐灵公曰：“有此深堑，彼军安能飞渡耶？”

却说中行偃闻齐师掘堑而守，笑曰：“齐畏我矣，必不能战，当以计破之。”乃传令，使鲁卫之兵自须句今东平州。取路，使邾莒之兵自城阳今莒州。取路，俱繇琅玕而入。我等大兵从平阴攻进，约定在临淄城下相会。四国领计去了。使司马张君臣，张老之子。凡山泽险要之处，俱虚张旗帜，布满山谷；又束草为人，蒙

以衣甲，立于空车之上，将断木缚于车辕，车行木动，扬尘蔽天，力士挽大旆引车往来于山谷之间，以为疑兵。荀偃、士匄率宋郑之兵居中、赵武、韩起率上军，同滕薛之兵在右。魏绛、栾盈率下军，同曹杞小邾之兵在左。分作三路，命车中各载木石，步卒每人携土一囊。行至防门，三路炮声相应，各将车中木石抛于堑中，加以土囊数万，把壕堑顷刻填平。大刀阔斧，杀将进去。齐兵不能挡抵，杀伤大半。析归父几为晋兵所获，仅以身免，逃入平阴城中。告诉灵公，言晋兵三路填堑而进，势大难敌。灵公始有惧色，乃登巫山以望敌军，见到处山泽险要之地，都有旗帜飘扬，车马驰骤，大惊曰：“诸侯之师何其众也！且斩避之。”问诸将：“谁人敢为后殿？”去声。夙沙卫曰：“小臣愿引一军断后，力保主公无虞。”灵公大喜。忽有二将并出，奏曰：“堂堂齐国，岂无一勇力之士，而使寺人殿其师，岂不为诸侯笑乎？臣二人情愿让夙沙卫先行。”二将者，乃殖綽、郭最也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灵公曰：“将军为殿，寡人无后顾之忧矣。”夙沙卫见齐侯不用，羞惭满面而退，只得随齐侯先走。约行二十余里，至石门山，乃是险隘去处，两边俱是大石，只中间一条路径。夙沙卫怀恨綽、最二人，欲败其功，候齐军过尽，将随行马三十余匹，杀之以塞其路；又将大车数乘，联络如城，横截山口。

再说綽、最二将领兵断后，缓缓而退。将及石门隘口，见死马纵横，又有大车拦截，不便驰驱，乃相顾曰：“此必夙沙卫衔恨于心，故意为此。”急救军士搬运死马，疏通路径。因前有车阻，逐一匹要退后抬出，撤于空处，不知费多少工夫。军士虽多，其奈路隘，有力无用。背后尘头起处，晋驍将州綽一军早到。殖綽方欲回车迎敌，州綽一箭飞来，恰射中殖綽的左肩。郭最弯弓来救，殖綽摇手止之。州綽见殖綽如此光景，亦不动

手。殖绰不慌不忙，拔箭而问曰：“来将何人？能射殖绰之肩，也算好汉了！愿通姓名。”对曰：“吾乃晋国名将州绰也。”殖绰曰：“小将非别，齐国名将殖绰的便是。将军岂不闻人语云：‘莫相谗，怕二绰。’我与将军以勇力齐名，好汉惜好汉，何忍自相戕贼乎？”州绰曰：“汝言虽当，但各为其主，不得不然。将军若肯束身归顺，小将力保将军不死。”殖绰曰：“得无相欺否？”州绰曰：“将军如不见信，请为立誓！若不能保全将军之命，愿与俱死。”殖绰曰：“郭最性命，今亦交付将军。”言罢，二人双双就缚。随行士卒尽皆投降。史臣有诗云：

绰最纠纠二虎臣，相逢狭路志难伸。

覆军擒将因私怨，辱国依然是寺人。

州绰将绰、最二将解至中军献功，且称其骁勇可用。中行偃命暂囚于中军，候班师定夺。大军从平阴进发，所过城郭，并不攻掠，径抵临淄外郭之下。鲁、卫、邾、莒兵俱到，范鞅先攻雍门，雍门多芦荻，以火焚之。州绰焚申池之竹木。各军一齐俱火攻，将四郭尽行焚毁。直逼临淄城下，四面围住，喊声震地，矢及城楼。城中百姓慌乱。灵公十分恐惧，暗令左右驾车，欲开东门出走。高厚知之，疾忙上前，抽佩剑断其辔索，涕泣而谏曰：“诸军虽锐，然深入岂无后虞？不久将归矣。主公一去，都城不可守也。愿更留十日，如力竭势亏，走犹未晚。”灵公乃止。高厚督率军民，协力固守。

却说各兵围齐至第六日，忽有郑国飞报来到，乃是大夫公孙舍之与公孙夏连名缄封，内中有机密至紧之事。郑简公发而视之，略云：

臣舍之、臣夏，奉命与子孔孔子嘉字，守国。不意子孔有谋叛之心，私自送款于楚，欲招引楚兵伐郑，已为内应。今楚兵已次鱼陵，旦夕将至。车在危急，幸星夜返旆，以救社稷！

郑简公大惧，即持书至晋军中，送与晋平公看了。平公召中行偃议之。偃对曰：“我兵不攻不战，竟走临淄，指望乘此锐气，一鼓而下。今齐守未亏，郑国又有楚警，若郑国有失，咎在于晋，不如且归，为救郑之计。此番虽不曾破齐，料齐侯已丧胆，不敢复侵犯鲁国矣。”平公是其言，乃解围而去。郑简公辞晋先归。

诸侯行至祝阿，今济南府齐河县。平公以楚师为忧，与诸侯饮酒，不乐。师旷乐官，名旷。曰：“臣请以声卜之。”乃吹律歌《南风》，又歌《北风》。《北风》和平可听，《南风》声不扬，且多肃杀之声。旷奏曰：“《南风》不兢，其声近死，不惟无功，且将自祸。不出三日，当有好音至矣。”师旷，字子野，乃晋国第一聪明之士。从幼好音乐，苦其不专，乃叹曰：“技之不精，繇于多心；心之不一，繇于多视。”乃以艾叶薰瞎其目，专意音乐。遂能察气候之盈虚，明阴阳之消长，天时人事，审验无差，凤凰鸟鸣，吉凶如见。为晋太师掌乐之官，平时为晋侯所深信，故行军必以相随。至是闻其言，乃驻军以待之，使人前途远探。未三日，探者同郑大夫公孙蚤来回报，言楚师已去。晋平公诘问其详，公孙蚤对曰：“楚自子庚名午，代子囊。名贞为令尹，欲报先世之仇，谋伐郑国。公子嘉阴与楚通，许楚兵到日，许称迎敌，以兵出坡相会。赖公孙舍之、公孙夏二人预知子嘉之谋，敛甲守城，严讥察也。出入。子嘉不敢出会楚师。子庚涉颍水，不见内应消息，乃屯兵于鱼齿山下。值大雨雪，数日不止，营中水深尺余，军人皆择高阜处躲雨，寒甚，死者过半，士卒怨詈，子庚只得班师而回矣。寡君讨子嘉之罪，已行诛戮，恐烦军师，特遣下臣蚤连夜奔告。”平公大喜曰：“子野真圣于音者矣！”乃将楚伐郑无功，遍告诸侯，各回本国。史臣有诗赞师旷云：